

# 好莱坞的人工智能决策已经到来，现在呢？

■ 编译 谷静



韦斯·安德森和《星球大战：新希望》

聊天机器人和AI生成的视频显示了该技术的可能性。但更阴险的是决定什么受欢迎的黑匣子算法——直接影响要讲述哪些故事以及如何讲述。在非虚构领域，人工智能的介入是可怕的。

地球上的每一位创作者现在都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介入。

在社交媒体上，抖音博主们因根据精心设计的算法定制内容以触发观众的多巴胺释放而获得了大量浏览量。在好莱坞，制片人因开发项目而获得利润丰厚的电影交易，这些项目为电影公司和流媒体平台的黑匣子人工智能提供信息，从而将宝贵的上座率/收视率数据洞察留给自己。该数据是通过推荐引擎创建的反馈循环构建的，而推荐引擎首先通过它们塑造的观众行为来加强。价值创造越来越被机器所取代，在抖音和流媒体平台之间，允许以人为本的创新的宝贵空间正在缩小。

美国编剧协会(The Writers Guild)推动针对人工智能的保护措施是正确的，但这些保护措施在纪录片和非虚构领域最为紧迫。

赌注很高，创造性的职业生涯悬而未决。但是，环境机械对更广泛的文化构成的最大威胁并不是自下而上的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在社交媒体上流行(想想：韦斯·安德森执导的《星球大战》)。这是自上而下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艺术平台，我们已经在媒体领域看到了这一点——算法在全球范围内决定要讲述哪些故事以及如何讲述——它在非小说领域尤其阴险。

风险很高，创意人员的职业生涯悬而未决。但机器环境对更广泛文化构成的最大威胁并不是社交媒体上自下而上的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品(想想：韦斯·安德森执导的《星球大战》)。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艺术平台化，我们已经在媒体领域看到了——算法在全球范围内决定要讲述哪些故事以及如何讲述——这在非虚构领域尤其危险。

“AI在纪录片创作、实际制片方面的风险较小，风险大的是策划方面”MRC公司非虚构类作

品执行副总裁阿米特·戴伊(Amit Dey)表示，该公司斯莱·斯通(Sly Stone)和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执导的非剧情类纪录片正在制作中。“如果人造电影在市场上与机器人制作的电影竞争，那是一回事。当人工智能形式的数据或专有算法影响人类受众所接触内容的决策时，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换句话说，这些决定了买什么以及什么时候买；平台化的内容和上架位置；讲了什么故事。”

刚刚在MIPTV担任总裁的资深媒体人兼制片人埃文·夏皮罗(Evan Shapiro)表示，外包问责制是好莱坞历史悠久的传统。“从拨号测试到焦点分组再到‘我的孩子不喜欢它’，某些类型的电视高管长期以来一直将他们的批准决定让给一系列第三方安全网，这些安全网保护他们免于实际自己做出选择。”夏皮罗说，“这些设备让高管们可以在播放成功时获得荣誉，而在他们不成功时轻松推卸责任。人工智能只是最新最时尚的借口。”

然而，人工智能已经在电影制片的各个层面上努力工作。

在为Apple TV+拍摄魔术师约翰尼的纪录片《魔术师传奇》(They Call Me Magic)的XTR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林·穆泽(Bryn Mooser)建立了一个名为“Rachel”的专有算法来帮助指导他的项目开发过程。他称之为“时代精神机器”，它通过社交媒体梳理以了解趋势，然后将他的开发重点放在基于这些信号的项目上。

“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它的废话，”穆泽说，“然后ChatGPT出现了，世界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种工具，而且作为一种工具，它非常有用。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趋势，人们在谈论什么。我们构建它是为了将其与纪录片业务中的历史数据叠加起来。清楚什么有效，什么无效。它作为一个增强电影制片能力的工具是非常强大和重要的。我希望它能被接受。”

的确，人类高管仍然在这些平台上做出最终的批准决定，但随着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观察的财富和力量不断增长——数据

观察已被证明可以推动观众参与，无论好坏——高管愿意死在自己(人类)意见正在消退的路上。为什么要在更新颖的概念上冒险，例如，根据数据，真正的犯罪类型是市场必杀技？这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在这个就业市场上，高管会掩饰自己。也不能怪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在好莱坞猖獗的自保文化(CYA culture)中，现在由人工智能驱动决策，高管们可能会掩饰自己的存在。

如果没有聪明的(人为的)行政干预，挑战我们作为观众的基本本能，不懈地点击洗脑视频，大多数这些平台的收视率还那么好吗？对于抖音而言，也许吧。从更复杂的美学角度来看，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观众参与度而进行的不受限制的竞争是一场逐鹿竞争。更糟糕的是，从新闻道德的角度来看，在非虚构领域，这是一场无知和妄想的竞争。

2021年，电影制片人摩根·内维尔(Morgan Neville)使用AI在纪录片《流浪者：一部关于安东尼·波登的电影》(Roadrunner: A Film About Anthony Bourdain)中重现了安东尼·波登的声音，此举遭到了强烈反对。就他而言，摩根只是从已出版的波登采访中提取了真实的引述，并使用deepfake技术“让他们活了过来”。去年，网飞的系列纪录片《安迪·沃霍尔：时代日记》(The Andy Warhol Diaries)涉足类似的领域，重新创造了沃霍尔的声音来叙述。这种类型的争议在2023年感觉不那么激烈了，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进步，可以使用完全虚假的音频、视频或照片看起来像真实生活一样。

如今，无论是否使用AI作为电影制片的工具，关于纪录片工艺中不断变化的道德标准都有很多话要说。然而，更险恶的是，这种违反道德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普遍的，那就是可能将人工项目策划交给算法，并利用数据来决定购买哪些项目，甚至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塑造它们的行为基础。是的，过去有焦点小组和市场测试。是的，有尼尔森数据。但这些见解背后的过程是透明的。有人类的责任。随着行业将更多此类决策交给黑盒AI，该技术不再是简化开发和最大化利润的工具——它本身就成为了决策者。

这种趋势的可怕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纪录片创作中。

非虚构故事讲述塑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出于这个原因，保存人类策划的纪录片比其他类型的纪录片更为紧迫。好莱坞一直试图平衡商业主义和艺术表现，这使得它在历史上能够为大众打造自己的艺术品。但现在，世界与现实的关系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岌岌可危。虚假信息的瘟疫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肆虐，管理级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罪魁祸首。

此外，为了履行其对真相的义务，非小说类作品需要观众信任——信任植根于透明度和真

实性——并且它完全依赖端到端的人类控制来建立它。

以deepfake技术为例，如果观众不能相信他们所看到的图像或所听到的音频的真实性，那么这部电影就失去了力量。与叙事电影或电视剧集不同，如果观众不能相信纪录片作为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它就会分崩离析。“乔·亨廷(Joe Hunting)、罗斯兄弟(The Ross brothers)、杰西卡·贝希尔(Jessica Beshir)，这些电影人正在改变他们的艺术，”穆泽补充道，“人工智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参与竞争。”

关于问责制，非虚构类作品的管理级也是如此。电影部门主管担任编辑角色(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AI生成的数据观察的影响)。在人类掌舵的情况下，观众可以质疑电影公司或平台为项目开绿灯的动机——无论是商业的、政治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但观众不能质疑向观众展示某些项目的算法的动机，因为它认为内容“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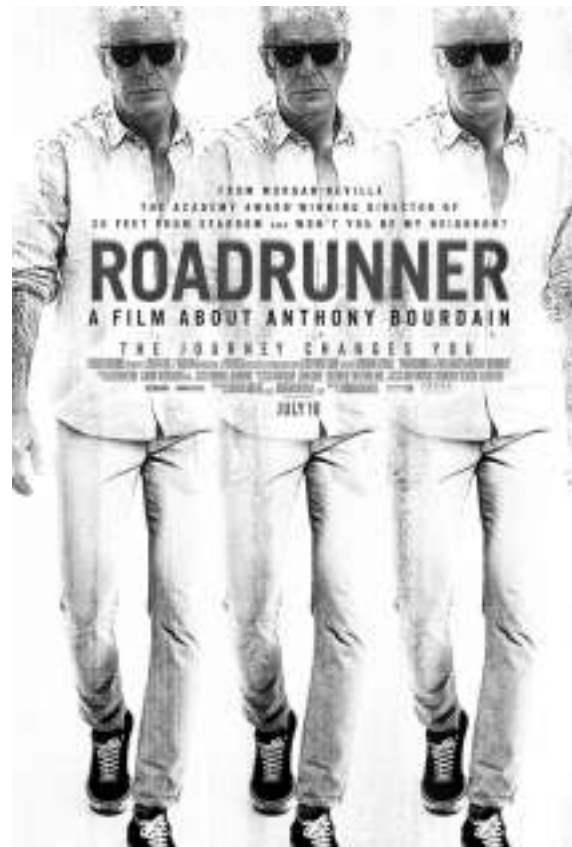
对于纪录片公司Submarine的联席总裁乔什·布劳恩(Josh Braun)来说，对于打破规则的根

深蒂固的渴望将我们定义为人类，这表现为对新鲜事物的长期渴望。“这是AI带来的潜在噩梦场景的解药。不管你怎么看，人们对事物都有本能的反应。这将把最有趣的纪录片推回到发行公司。”布劳恩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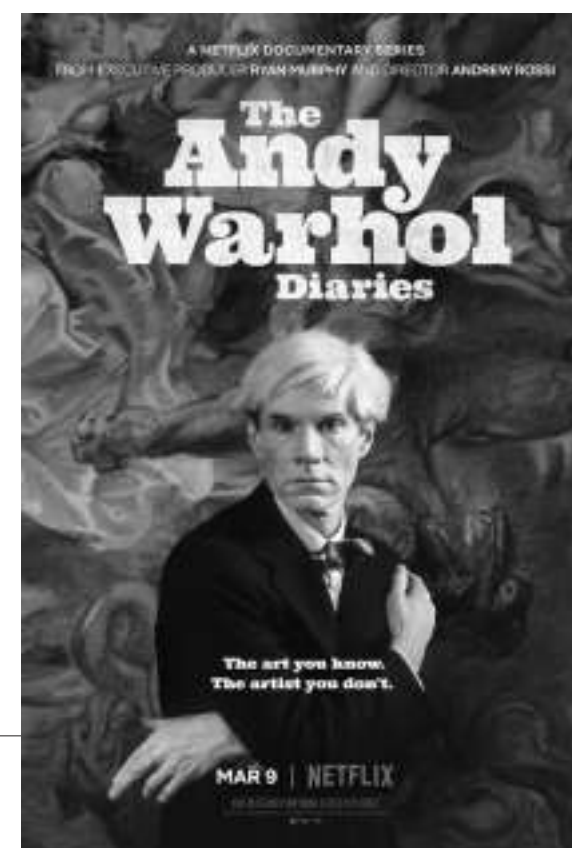
独立市场可能是个堡垒。“人们想要的更深刻的影片将重振影院市场，”布劳恩补充道，“你不会在算法驱动的平台获得相同级别的选择。”

随着行业将人工智能融入业务的各个方面，技术必须仍然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人类判断和责任的替代品。这就是编剧协会目前在与制片人和制片公司的对峙中所推动的。保护非虚构故事的真实性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剩余领域之一，在这些领域中，真理——以及对世界的共同理解的信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归根结底，无论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做什么，都必须以强大的道德准则为指导，以诚实、透明和尊重所讲述故事中所涉及的人的尊严为指导。

但也许已经太晚了。



《流浪者：一部关于安东尼·波登的电影》



《安迪·沃霍尔：时代日记》



《魔术师传奇》